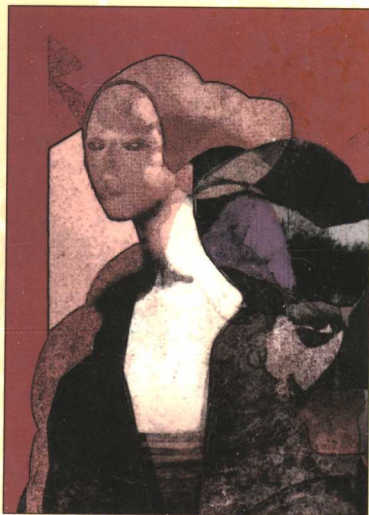


Amos Oz

Black Box

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



黑匣子

[以色列] 阿摩司·奥兹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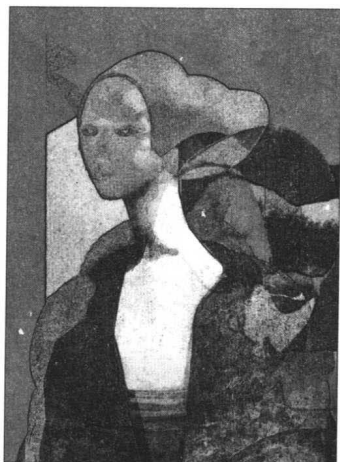
钟志清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mos Oz

Black Box



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

黑匣子

[以色列] 阿摩司·奥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匣子/(以)奥兹(Oz, A.)著;钟志清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 4

(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)

书名原文: Black Box

ISBN 7-5327-3338-6

I. 黑... II. ①奥... ②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以色列—现代

IV. I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8368 号

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

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

Amos Oz

BLACK BOX

Copyright © Amos Oz, 1987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, 2004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Institute for the

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

版权通过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获得

图字: 09-2002-606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

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黑 匣 子

〔以色列〕阿摩司·奥兹 著

钟志清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187,000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100 册

ISBN 7-5327-3338-6/I·1950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鸣 谢

感谢威廉·约万诺维奇和克拉罗多学院社区给了我安静的一年,让我能够写出这部小说的主干。

而你知道夜已静谧没有声息
只有我的灵魂在谛听在悲戚
只有我无法抗拒你的哭泣，
只有我给野兽选中作为羹炙。

我会突然颤抖战栗，
我徘徊，失落，在恐慌中迷狂
只听得你从四方将我呼唤，
我仿佛一个盲人让孩子捉弄。

而你将面孔藏起并不将我阻拦，
泪水中含着黑暗与鸽子的鲜血
在黑暗中陷于遥远的幽咽
直待到记忆、意识与理解失却。

选自纳坦·阿尔特曼《哭泣》

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中西大学政治学系

亚历山大·阿·吉代恩

亲爱的阿里克，

如果你在认出信封上我笔迹的那一刻没把这封信毁掉的话，则表明好奇胜过了恨。或者说你的恨需要添加新的燃料。

现在你的脸色苍白了，用你自己特有的方式缩起你的双颌，像狼一样，嘴唇都看不见了，你忙不迭地在字里行间寻找，看看在我们断绝了七年音信之后，我向你索要什么，我敢向你索要什么。

我想要你知道布阿兹的状况很糟糕。你应该赶紧帮帮他。我和丈夫无能为力，因为他和我们断绝了联系。像你一样。

现在你可以不看信了，直接将它付之一炬吧。（由于某种原因我总是想着你待在满是书籍的狭长房间，独自坐在漆黑的书桌后，面对着窗外白雪覆盖的绵延平原。平原上没有山丘，没有树木，白雪耀眼，没有生气。你左侧的壁炉火光闪闪，你眼前空

荡荡的空桌子上是一只空玻璃杯和一只空瓶子。整幅画面是黑白的。还有你：苦行僧，苦修者，桀骜不驯，整个的你也是黑白的。)

现在你把信揉成一团，用英国人惯有的方式哼了一声，不偏不倚地将它投入火中：你管布阿兹干吗？无论如何，你不会相信我的话。眼下你的灰眼睛凝视着闪烁的火光自言自语：她又来了，这个女子从来不会罢手，也不会安静的。

我干吗要给你写信呢？

没辙了，阿里克。当然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你就是我世界的主宰。（是啊，我当然——像大家一样——读你写的书《绝望的暴力：狂热主义比较研究》），但我现在不打算谈你的书，而是谈铸造你灵魂的物质：没有感情的绝望，冷冰冰的绝望。

你还在接着读信吗？还在恨我们吗？像小口抿着上品威士忌那样在品尝幸灾乐祸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最好别再取笑你，最好集中谈谈布阿兹吧。

事实是我现在不知道你究竟了解他多少。如果知道你了解一切详情，让律师扎克海姆每月向你汇报我们的生活情况，这么多年一直用你的雷达屏幕在监视我们，我一点也不吃惊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对一切均无所知，不知道我和一个叫米海尔（米晒勒-亨利）·索莫的人结婚，也不知道我有了个女儿，不知道布阿兹的情况怎么样了，我也不足为奇。就像你当初掉头而去，永远将我们隔绝在你的新生活之外。

你把我们扫地出门后，我带布阿兹住到了姐姐和姐夫的基布兹^①。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处可去，也没有钱）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月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我在书店工作。而布阿兹在基布兹住了五年，直到年满十三岁。和米晒勒结婚前，我基本上每三个星期去看他一次。从再次结婚起，孩子管我叫姨子。像你一样。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来耶路撒冷看过我们。听到我们女儿（玛德来恩·伊法特）出生的消息时，他啪的一声把电话给挂了。

两年前的冬天，他突然在凌晨一点钟闯到我们这里，告诉我说他再也不在基布兹住了：要么是我把他送到农业学校，要么是他“露宿街头，我休想再得到他的消息”。

我丈夫被吵醒了，让他把湿衣服脱下来，吃点东西，洗个澡，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早晨再说。孩子（即使那时只有十三岁半，长得已经比米晒勒又高又壮了）像是把只虫子踩在脚下，回答说“你算老几呀？谁搭理你了？”米晒勒笑了一下建议说：“我说朋友，出去冷静一下，换副模样，再敲敲门重新走进来，那样便像个人，而不是像大猩猩。”

布阿兹转身朝向门口。但我自己站到了他和出口之间。我知道他不会碰我的。小姑娘醒了大哭起来，米晒勒去给她翻身，到厨房给她热奶。我说：“好吧布阿兹，要是你真想上农业学校的话就上吧。”米晒勒穿着内衣、抱着已不再哭闹的孩子站在那

① 现代以色列的一种合作居留地或合作农场。

里加了一句：“但有个条件，这之前得向妈妈说对不起，好好提要求，而后说谢谢。怎么，你是小马驹儿吗？”布阿兹一下子变了脸，带着极度的憎恶和从你那里继承下来的蔑视低声对我说，“你就让那玩意儿每天夜里糟蹋你吗？”随后立即伸出手来，抚摸我的头发，换了种口气说：“可你们的孩子挺可爱的。”每想起此话都令我心如刀绞。

后来(由于米晒勒哥哥的缘故)我们把布阿兹送进泰拉米姆农业中学。那是两年前 1974 年初，战争^①刚刚结束不久，我听说你从美国回来当了西奈坦克兵团的指挥官，而后又跑了回去。我们甚至屈从了他的要求不去看他。我们付了学费并且一声不吭。这就是说，学费是米晒勒付的。也不完全是米晒勒付的。

我们那两年连一张明信片也没从布阿兹那里收到。只收到来自女校长的警报。孩子有暴力倾向。孩子吵架，把学校守夜人的脑袋打开了瓢。孩子当夜就不见了。警察局将孩子记录在案。孩子被狱外监管^②。孩子得离开学校。孩子是个怪物。

阿里克，你想起了什么？你最后一次看见的是一个八岁的小东西，头发棕黄，又高又瘦，像根玉米秆，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地坐在凳子上，倚靠在你的写字台旁，按照你给他买的《自己动手》那本小册子，专心致志地用印度轻木制作飞机模型，那是个认真

① 指 1973 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发生的赎罪日战争。

② 在以色列，对年龄未满十八岁的犯罪青年所施行的一种管教方式，犯罪人需要每天向警察或者社会工人汇报自己的行动。

仔细、听话讲理、几乎是胆小怕事的孩子,即使那时只有八岁,他已经能够用某种安静与执著的克制战胜屈辱。与此同时,现在十六岁的布阿兹六英尺三英寸了,还在长,是个痛苦野蛮的孩子,恨与孤单使他拥有了惊人的体能,像颗定时炸弹。今天早晨,很长时间以来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:那是个紧急电话。他们决定把他从寄宿学校开除,因为他侵犯了一位女老师。至于详细情况,他们不告诉我。

就这样,我立即赶了过去,可布阿兹拒绝见我。只让人带话说“他不想和那个婊子有任何瓜葛”。他是在说那个老师,还是在说我?我不知道。事实证明他并非真的“侵犯”她:他只是开了些冒傻气的玩笑,她扇了他一个耳光,他立即回了两个。我乞求他们将决定开除的事情缓一缓,让我能够安排一下。他们看我可怜,给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。

米晒勒说,要是我愿意,布阿兹可以和我们一起住(尽管我们两人和孩子只住一间半房子,但还得为此偿还抵押贷款)。可你和我一样清楚,布阿兹不会同意的。这个孩子讨厌我。也讨厌你。所以我们,你和我,毕竟还有共同之处。对不起。

让警察局备了两次案,又被狱外监管,没有机会再进第二个职业学校。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即便你不看,我也写信给你;即便你看了信也不会回复。充其量你可以让你的律师扎克海姆给我发封公函,体面地提醒我说他的委托人还没有承认父子关系,血缘鉴定结果模棱两可,我本人那时又

反对做细胞亲子鉴定。将死！

离婚解除了你对布阿兹应尽的所有责任和我应尽的所有义务。阿里克，这些我铭心刻骨。我不抱任何希望。我写信给你就像站在窗前对大山讲话。或者是对星星间的黑暗讲话。你是研究绝望的。倘若你愿意，你就把我当成标本吧。

你还在渴望复仇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把另半张脸给你。我的，还有布阿兹的。请吧，使劲打。

我肯定会把这封信寄给你，尽管刚才我放下笔打定主意，不去打搅你；毕竟我没有什么失去的。前面的路都堵死了。你得意识到这一点：即使监管人员与社会工人设法劝说布阿兹前去接受某种治疗、康复、救助、转学（我相信他们不会成功的），我也出不起钱。

可你有许多钱，阿里克。

我没有什么路子，可是你打几个电话就可以把什么事都解决了。你很强，人又聪明。至少七年前你是这个样子。听人说你做过两种手术。他们没说是是什么手术。我希望你现在一切均好。这里我不多写了，不然你该指责我虚伪。逢迎。拍马屁。阿里克，我不否认，我还是准备对你俯首帖耳。一切按照你的意愿行事。我是说一切都按照你的意愿。只要你能挽救你儿子。

如果我是个聪明人,我现在会删去“你的儿子”等字眼,写上“布阿兹”,为的是不惹你生气。可是我怎能删去整个事实?你是他的父亲。至于我聪明与否,你不是早就下了结论,说我是个十足的笨蛋吗?

我在这里向你许诺。如果你愿意,我准备用书面形式当着公证人的面承认布阿兹随便是什么人的儿子,你说是谁的儿子都行。我的自尊很久以前就被摧毁了。只要你同意给布阿兹提供紧急救助,作为回报,我会签你律师摆在我面前的任何协议。咱们管它叫屈辱协助。管它叫拯救一个怪孩子的善意行动。

真的,当我停下笔,仔细琢磨他时,我坚持这样说:布阿兹是个怪孩子。不,不是孩子。是个怪人。他叫我婊子。管你叫狗。管米晒勒叫“小老鸨”。他自己呢(即使在正式文件中)姓我未出嫁时在娘家的姓布阿兹·布兰德斯泰塔。把我们应他要求找人牵线送他上的学校叫恶魔岛。

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让你用来打击我的事。我在巴黎的公公婆婆每月给我们寄些钱供他上这座寄宿学校,即使他们从没有见过布阿兹,布阿兹甚至似乎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们的存在。他们绝对不是富人(阿尔及利亚移民),不算米晒勒,他们在以色列和法国还有其他五个儿女和八个孙儿孙女。

阿里克,你听着。我对过去只字不写。但只有一件事例外,那是一件让我无法忘怀的事,即使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听说的。

我们离婚前两个月，布阿兹因患肾炎住进沙阿里蔡代克医院，出现了并发症。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找布鲁门达尔医生，询问若有必要能否可以将大人的肾捐给一个八岁的孩子。你打算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献给他。你警告医生要满足你一个条件：永远不能让我（和孩子）知道。直到和阿多诺·布鲁门达尔的助手——那个被你指控在医治布阿兹时犯有渎职罪的医生——成了好朋友之后，我才得知此事。

如果你还在看信，你现在的脸色大概会更加苍白，你带有某种加以抑制的暴力猛然点着打火机，让火苗凑近嘴唇——那里并没有烟斗，又一次对自己说：当然。阿多诺医生。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你还没有毁掉这封信的话，现在则是毁掉它的时候了。还有布阿兹和我。

后来布阿兹病情有了好转，你便把我们从你的住宅，你的声名和你的生活中逐出。你从来没有捐过肾。但我坚信你是认真打算做的。因为你的一切都是认真的，阿里克。我是这么看的——你是认真的。

又在恭维你了？如果你愿意，我请求谢罪：恭维。奉承。在你面前双膝下跪磕头。像过去的好时光。

因为我没有可失去的。所以不在乎乞求。我会照你的吩咐去做。但不要拖太久，因为两个星期之后，他们会把他赶到大街上。大街就在那里等候着他。

毕竟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办不到的事。发动你的律师喽罗

们。也许牵线搭桥送他进海军学校。(大海对布阿兹有种奇特的吸引力;从他小时候就有。阿里克,你记不记得“六日战争”^①那年夏天的阿什克隆^②?那旋涡?那些渔民?还有木筏?)

在把信装进信封之前我再说一件事:如果你愿意我甚至可以和你睡觉。在你愿意的时候。以你所想要的方式。(我丈夫知道这封信,甚至同意让我写——但最后一句话除外。所以现在你如果想毁了我,只要把这封信复印一份,用红笔在最后一个句子下划道杠,寄给我丈夫。它会像符咒般运作起来。我承认:前面所写的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是在撒谎。)

就这样吧,阿里克,我们现在完全受你支配了。就连我的小女儿也一样。你可以随意处置我们。

伊兰娜(索莫)

1976年2月5日于耶路撒冷

*

特快专递

以色列耶路撒冷塔纳兹大街7号

哈里娜·布兰德斯泰塔-索莫夫人

① 指1967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的战争,即第三次中东战争。

② 以色列南部地区一海滨城市,靠近加沙地带。

亲爱的夫人，

你5号寄到大学的信昨天才从美国转来。对你经过精心选择在信中所提到的事情我只想谈及一小部分。

今天上午我和以色列的一个熟人通了电话。这次谈话之后，你儿子所在学校的女校长主动打来了电话。说同意撤销开除决定，只在他的记录中注明警告。然而，要是你儿子愿意——如你信中模模糊糊所暗示的——转到军校，我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可以安排的（通过我律师扎克海姆先生）。扎克海姆先生也会转给你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（以以色列货币形式转到你丈夫名下）。要求你丈夫用书面形式确认收到了这笔钱，作为你们多年辛苦劳顿的礼物，这并非意味着开先例，也非承认我们这方面有什么义务。也要求你丈夫保证你们今后不再进一步求助（希望他巴黎那个穷困的大家庭别打算仿效你向我索取金钱帮助）。至于你信中所述其他方面内容，包括粗俗的谎言，粗俗的矛盾和俗不可耐的琐事，我置之不理。

（署名）亚·阿·吉代恩

1976年2月18日于伦敦

又及：我保留你的来信。

*

英国伦敦

伦敦商学院

亚历山大·阿·吉代恩博士

亲爱的阿里克，

你知道，上星期我们正式签了字，从你律师那里收到了钱。可是现在布阿兹离开了学校，在特拉维夫中心市场和个搞蔬菜水果批发的人一起干了几天活，那个人娶了米晒勒的一个堂姐。是米晒勒应布阿兹的要求给他找了这份工作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校长告诉布阿兹说学校不开除他了，只给他个警告，可孩子竟收拾起旅行包失踪了。米晒勒和警察取得了联系（他在那里有些关系），警察通知我们，他们把孩子拘禁在阿布卡比尔，因为他携带着偷来的东西。米晒勒哥哥的朋友在特拉维夫警察局是个头头，代表我们同布阿兹的监护官通了个话。我们经过一番周折后将他保释出来。

我们为此用了一部分你的钱。我知道你给我们钱时没想把它花在这上面，只是我们没有别的钱：米晒勒只是一家国立宗教学校里一个没取得教职资格的法文老师，他的工资在扣除了抵押贷款后只够我们吃饭的。我们还有个小女孩（玛德来恩·伊法特）。

我想告诉你布阿兹一点也不知道保释他的钱是怎么来的。要是跟他说了，我想他会往钱上吐唾沫，也会啐监护官和米晒勒的。即便如此，他从一开始干脆就拒绝保释，叫大家不要管他。

米晒勒一个人去了阿布卡比尔，我没跟着。他哥哥的朋友（警官）给他和布阿兹在警察局办公室安排了一次单独会面，所以他们可以私下谈一谈。米晒勒对他说，你瞧，你恐怕忘记我是谁了。我是米海尔·索莫，听说你在背地里骂我是你妈妈的小老鸨。如果可以让你出口气的话，你可以当着我的面骂。我呢可以反驳你说你发疯了。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对骂一整天，你赢不了，因为我可以用法语和阿拉伯语骂你，而你呢勉强只会希伯来语。所以你骂完了又怎么样呢？也许较好的方式是喘口气，冷静一下，开个单子给我，告诉我你在生活中缺什么。我呢再告诉你我和你妈妈能够给你什么。然后我们再看——没准儿我们可以达成协议。

布阿兹说他不从生活中索要任何东西，他最不愿意各种各样的人来问他想向生活索要什么。

在这点上，从未得到过世界垂青的米晒勒做得对。他只是拔腿要走并对布阿兹说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朋友，祝你好运吧。我看，他们会说你精神有问题，或者说你无法教育，把你送到社会公共机构，就这样。我走了。

布阿兹还试图争论：他对米晒勒说，那怎么了？我把人杀了之后就跑。可米晒勒转身冲着门口平静地说：好孩子，你听着，我不是你妈，不是你爸，什么都不是你的（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），所以别跟我装模做样，因为我关心你吗？你在六十秒钟内决定是否想接受保释离开这里，想还是不想。我看，你想杀谁就杀谁